

直
隶
澧
州
志

上



目 录

卷 首

序.....	(1)
纂修姓氏.....	(5)
凡 例.....	(6)
诏 谕.....	(8)

卷 一 (《輿地志》一)

輿图 星图.....	(57)
图 考.....	(59)
建置沿革.....	(60)

卷 二 (《輿地志》二)

藩 封.....	(79)
疆 域.....	(82)
城 池.....	(89)
公 署.....	(95)
市 镇.....	(108)
陵 墓.....	(112)

卷 三 (《輿地志》三)

山.....	(118)
川.....	(135)

卷 四 (《輿地志》四)

湖	(153)
堤 境	(159)
津 渡	(167)
景 物	目 78
古 迹	(185)
风 俗	(191)

卷 五 (《食货志》一)

户 口	(196)
田 賦	(199)
(72) 屯 田	目 202
(82) 銀 站	(209)
(90) 均 稔	(210)
祭 祀	(211)
起运项下	(212)
(87) 积 儲	目 14
(58) 賽	(216)
(88) 盐 法	(220)

卷 六 (《食货志》二)

植 类	(222)
动 类	(239)
(81) 類	(247)
(68) 潛 类	(251)

货类.....(255)

卷七(《学校志》)

学宫	(257)
学校	(261)
典籍 匾额 卧碑	(264)
藏书	(266)
学额	(267)
乡饮酒礼	(271)
书院	(273)
学田	(279)
坊表	(284)

卷八(《武备志》)

兵制	(288)
塘汛	(292)
驿传	(295)
铺递	(296)
关隘	(300)

《直隸澧州志》卷首

序

……繁胜。予恭膺简命，于庚午三月分察是邦，思欲洞悉地方形势，民生利病，宜首借志乘为考镜，索诸所属，以次来呈。岳、常两郡志，皆昔年所修；《澧志》，则前守道何君梦恬、前牧魏君敬輿新修成帙。以州为直隸，兼志属邑，新本犹缺焉未备，而二君已先后卸篆去。继来者为杨君海琴、延君芳宇，节征采访于邑令尹，仅安乡繕新采本送，甫据编辑未果合纂，予踵议征修。会大吏檄权陈臬，旋绾藩条，留会垣载，余壬申冬始还车。明年七月，今刺史黄君用保征集諸邑志本以纂辑请，因与延致襄从事者，分披删订，更付剞劂。今岁孟春，予再摄臬符，去澧五越月返，适告竣事。自此合一州五县，而新志全书成矣。声明文物，历久弥盛，为兰泽光，益见圣朝重熙累洽之治。而予与刺史聿观厥成，考纪载之实要，得措施之据依，尤不禁私衷欣幸云！

同治十三年，岁次甲戌孟秋之吉。二品顶戴布政使衔、分守湖南岳常澧道兼管水利驿务加三级、随带加三级、纪录十次，长白增寿序。

直隸澧州志序

癸亥夏，予奉分守简命，当以驻节澧阳所属郡邑。地方之利弊何如？民生之休戚何如？诫诸同人，有示以安乡潘经峰《澧志举要》者。是志仿史家编年书法，粗有可观，惜简而不详。迨冬杪莅任，得《澧州志》，而览其全篇，始详其志。予维天下大势，西北多山，东南多水，而澧境似之。山自永郡奔腾而来，以至永、慈、石、福等邑。西北一带，林谷茂密，峪峒环列。向之蛮獠错处者，今则民良士秀，无异乎声明文物之邦，盖涵煦于我朝之德教二百余年矣！所可虞者水患耳。澧水合众流，经州城而径抵安乡，以达洞庭。夏秋之交，鸿波盛涨，城垣受其浸溢，围障受其冲决，年甚一年；湖堰淤为洲渚矣，原田湮为沮洳矣。宣泄不慎，安抚无策，患何可言！前牧何君十樵、安君玉青先后两修《澧志》。而何君于治水之法，讲求特详，作《河渠记》，载入志中，以示后人，其用心可谓至矣。迩奉大宪议修《省志》，通饬各属纂修志乘，予与刺史魏君敬輿，澧州绅之富于学者，刊已往之谬误，采近来所见闻，

以备增订。诸绅请以何君所修志为宗，安君所修志为辅，会辑成篇。予逐类详阅，纲举目张，仍仿何志取象一岁十有二月七十二候之数，条分缕析，灿若列眉；至于封域之分合，川原之迁改，政事之因革，人材之代兴，以及忠孝节义之揄扬，风土景物之纪载，讹者正之，冗者芟之，略者详之，缺者补之，靡不斟酌先后而次第当而志成矣。予驻兹六年矣，间尝接行所部。岳阳为楚湘锁钥，常郡据滇黔要冲，而澧实控引荆蜀，襟山带江，与岳常鼎峙，形胜亦綦重哉！所愿后之牧斯土者，按本俗以施教，勿徒饰美观而视为故事，尤愿后之继斯志者，勤搜讨以补遗，勿自矜奇创而易其范围，是则予之厚望也夫！

同治七年岁次戊辰重九日。湖南岳常澧道兼理水利驿传事加四级、随带加一级、军功加一级、纪录十四次，汉川何玉棻序。

序

《澧州志林》创修于何君十樵，续纂于安君玉青，炳炳烺烺，后先辉映。征文考献，前事洵足为后事师已！同治乙丑冬，式曾来牧斯郡，思所以兴利祛害，激浊扬清，正民俗而振士风，皆司牧者之责，亟索旧编阅之，冀得有所率循。迨访诸故老耆儒，《志林》已抱残守缺，《续志》经兵燹水患后，版亦漂失不全，幸有遗帙仅存，珍如硕果，因怦然为之心动。会大吏议修《通省全志》，檄征采访于州，式曾窃喜事会可乘，与私愿适相符合。惟安志成于道光辛巳，距今垂五十年中之盛衰得失，变通损益，其搜讨不可以弗详，则是举岂易言哉？征士樊作松、茂才陈兆卿、明经李开庠，皆汲古有素之士，老成拘谨，物望交推，与之询谋佥同，爰请于梦恬观察使釐其事，并商诸州人士，靡弗欣然乐从。且以何君所修《志林》久为士人佩服，请仍循其体例，毋庸再议新章。式曾深韪其言，益以叹何君遗爱在民，百年余如一日也！夫志以征实，非以要名。遏后人之才华，僵前人之矩矱，其识已隘；况以见闻浅陋，妄议更张，几使当日襄辑苦衷半归淹没，亦乌见其实而可据哉？式曾不敏，弗克独抒机轴，发兰泽之幽光，谨就前牧遗编，依类增辑，所以兴利祛害，激浊扬清，正民俗而振士风，胥在于是。俾后之览者，谓此志犹为不失其实，是即编纂者之所厚幸也夫！

时同治七年，岁次戊辰十月之吉。题补湖南永顺府知府知澧州直隶州事加七级、纪录十一次、又随带加二级军功、纪录二次，古平州魏式曾、镜余氏识并书。

续修《澧州志林》原序

吾人一行作吏，使徒逞智而纷更则扰，使不通方而胶固则迂，均不可以从政。鉴乎此，而欲酌古准今，宜民变俗，非求诸志乘不可。盖志之分类也详，其立说也切，一展卷而阖境之情形，既厘然在目；则一会通而庶务之因革，即了然在心，是志书乃从政要书也！余本谫陋，承乏湘南，历任攸、东、绥、长数邑，凡所藉以从政者，皆参乎志，幸无贻陨越羞。丁丑由首剧卓异，升补澧牧。忆未履任时，即念澧自《禹贡》得名，而后香吟兰草，美冠南州，三闾、柳州早推为湖天胜地；矧至我朝升澧阳为直隶州，属以五县，镇以重兵，置以三驿，控荆湘而通云贵，其规模则壮于古，其冲要则重于今，其声名文物经圣泽之累洽重熙，自蒸蒸然而倍盛于昔；则其纪载图籍亦必已历历修明，足资余之参稽者，余亦惟凭志以从事耳。比下车，吏以前牧何十樵先生所纂《志林》进，逐类细阅，确核详明，而《河渠》一册，尤谆谆致意，固见前牧之苦心，亦足为后人所藉手矣！第阅今已七十余载，山川如旧，而生齿日繁，风景如新，斯菁华日启。礼乐兵农之典，既月异而岁不同；忠孝节义之风，尤日积而名未补。使长此抱残守阙，匪徒数十年之法令少所折衷，且恐以世远年湮，坐令合六属之风流半归歇绝，其何以嗣前徽而昭来许？用是续修念切；又适值大吏饬呈《州志》，以合修《省志》，则更不容缓。爰集绅议，分途采访，设局纂修，延州中孝廉、原任宁远司锋孙文冈先生董其事。取旧志之烦者节之，轶者补之，讹者参之；复合一州五县之新呈采本，逐类而附编焉。乃未成而文冈歿，复延安乡广文陈心泉孝廉续修之。心泉逐一考核，更加谨慎，佩莲于簿书鞅掌稍暇，亦参酌其间。又阅一年而始蒇事。起自《星野》，终于《杂志》，分十五类，类分九十七门，共二十八卷，而全澧志成。敬授诸梓，聊以备方州之掌故，示观感之明征云尔！夫征文考献以信今传后者，守土之责也；表微彰善以振颓式靡者，摄笔之效也。若夫鉴古证今，相时地以得变通，审风俗而协事宜者，又从政之切要也！志既成，庶俾我于听政临民之余，孜孜焉备稽互考，藉以为铅刀之割者，亦即在乎是。是以考核详密，不敢妄参己见，此则私心之差堪自信者也。至于体例之精当，采取之赅括，文词之炼腴，则逊谢不敏焉。诚以风尘笔墨，无古人作史三长，乌足发挥名胜，润色简编哉？愿士君子共正之。

时道光元年辛巳岁季秋月谷旦。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知湖南澧州直隶州事加六级、纪录

二十次，贵定玉青安佩莲撰。

志林原叙

志以纪政要也。有古今殊尚之政，如三代因革损益之礼是；有风土异齐之政，如外史书邦国四方之俗是。澧旧为县、为郡、为散州，历代互异。雍正八年，始以边峒向化，改设流官，升州为直隶，辖安、石、慈、福四县，十三年复析置永定，凡领县五。新旧山泽，政要不一，是志亦宜合订，无取专续矣。

今上御极十一年。丙寅，余奉恩命借补澧牧，甫下车，即索阅全志，冀一探原委，得备谙疆域之险夷，物力之饶瘠，风俗之微慝，治效之纯驳，善后衷前，少佐弦调于万一。而书吏捧旧编至，高不盈寸，各县所费类然。福、永二邑以新建无志，采九、永卫志应命，版图复并割不符。自康熙二十四年镂备《一统志》征求后，阅今甲子一周有余。其间朝廷措注，人物滋茂，迭经褒采，竟乏留心镂续者，心甚异之。时行部未遍游览，弗详，姑少待焉。戊辰春，政理稍暇，乃开局遴州人士之绩学忆旧事者，各辑所闻，兼檄属邑，分纂汇寄。其采录典章，方有光有力，旁搜远访，荟集成编，则陆文起之劳为多。复于己巳秋，征安乡学博黄宜中具按余酌编体例慎登焉，而余复权衡裁决于其间。阅一岁，裒镌有成，题曰：《直隶澧州志林》。为类十有二，为条七十有二，为卷二十有六。制必原其所自，事必求其有据，迹似踵增而实创。夫郡邑志，所以与国史、家乘异者：史兼褒贬，家乘有颂而无讥，志介二者之间。笔固借寓于削，然苟貌嫫母以西施，指枭音为凤鸣，奚以示劝？而群生利病，千古纲常，尤不得不力争一是。周官所以掌邦国四方之志，概名曰史。余是以兼收众长，尤与黄学博细斟之，恐蹈道谋之寡当也。自今山疆泽国，各详风尚，旧邑新陬，咸具讨征。司牧者得有所据，以分厘兼保，画遵昭代之令典，而政要无乎不举。顾从故老凋尽，旧籍一空之余，欲凭一己之识，成上下千百年之考信，虽网罗维勤，保无挂漏之咎？然悬待益久，荒残且益滋，不揣迂疏，勉为草创，庶贻后之能者，有所藉手云尔。

大清乾隆十五年，庚午孟秋之吉。诰授奉政大夫雍正己酉科顺天乡试举人、举授内阁中书舍人军机处行走、钦点雍正癸丑科殿试填榜官，历湖南辰州宝庆二府同知府事、借补直隶澧州知州事加一级、纪录四次，十樵何璘题于浴兰书屋。

纂修姓氏

监修：湖南岳常澧道何玉棻、署湖南岳常澧道本任辰永沅靖兵备道杨翰、湖南岳常澧道增寿。

总纂：澧州直隶州知州升任永顺府知府魏式曾、署澧州直隶州知州永州府知府廷桂、澧州直隶州知州黄维瓒。

协修：澧州直隶州州判杨唆 澶州直隶州学正罗贵中 澶州直隶州训导彭士鸿

分纂：善化县举人杨恩寿 善化县廪贡生候选训导梁正炳 辛卯科举人郭青

辛未科进士苏开鎔 壬戌科举人杨春芳

分辑：江苏太仓州附贡生陆寿朋 孝廉方正樊作松 庠生陈兆卿

恩贡生李开庠 武陵县庠生熊作霖

分修：桑植县训导陈锦 贡生周守业 庠生陈秉钧 廪生杨元德

参订：候补训导谢庭玉 拔贡生龚芳柷 贡生孙祚春 平江县训导胡佩兰

廪生石炼之 庠生蒋大文 吴世珍

校对：训导胡大经 庠生雷绍复 训导李光焕 训导唐祖彝

采访：庠生彭必材 庠生熊启阶 武举章继庠 训导邱如柏

例贡生李德井 龚祖举 廪生杨学信 庠生樊友武

例贡生邹霖 附贡生王梦熊 附贡生杨荣 训导云昆生

庠生陈孙澍 廪生谢庭珍 庠生杨文奎 庠生龚怡然

训导黄汝翼 庠生王家兰 监生陈学江 廪生李本梁

庠生樊作宾 庠生陈功卓 庠生胡金如 庠生段嵩生

庠生张瑛 庠生梁云衡 庠生张环五 监生刘芳藻

监生翟恭职

凡例

《志林》原例

一、澧旧隶于岳，志仅一卷，疏略为甚。其散见于郡志中者，亦复寥寥。今升为直隶州，辖安、石、慈、福、永五县，合而志之，毋容沿袭前陋矣。即五县旧志，亦惟安乡差有成轨，记述较详；石、慈之略同于澧，而石尤荒缺；福、永新设之邑，编次无本，只凭九溪、永定两卫志为昆源，虽永较核于福，亦未为详尽。盖各志自康熙二十四年辑订后，距今甲子一周，中间事迹亦尝续采增入《湖广通志》，然不过拔十得五，或仅存二三。时无留心重辑者，故于今合志欲所载原原井井、该而不漏，难矣！是用遍檄境内，罗旧章，访遗老，积一岁而典故人物粗具。乃遴次成帙，敢遂曰森蔚如林。庶自此文献足征，踵述者有所沿讨焉。

一、合志五县，而专名《澧志》，统于州也。五县得各自为志，而州以直隶无专志，故所载差详于诸县，体应尔也。然缺者补之，讹者正之，较各旧编亦云备矣。

一、志以郡县名，厥体差不同于史，并不同于家乘。以史具褒贬，志于应兴应除外，惟传其美而可风者耳。家乘巨细必详，志第采其有关一郡一邑者，余矜奇吊诡之事，雕龙镂玉之篇，无裨政教，皆所不录。

一、赋役关民治之大，反裘共凜，采核易周；而水利或疏或障，全澧之麤司牧患者不一其宜，故志于河渠每三致意焉。

一、古迹名贤，志必搜核具载，非特借光简帙，亦所以广激劝而生景仰。前代监牧遗爱有利赖至今者，尤不容泯而不彰，诸旧志遗没者多，兹悉为采入。

一、凡忠孝节义、扶植纲常，例得特书。妇人懿行，尤易湮晦，其有因年远子孙式微，或阻于时势不及仰邀旌表者，核访既确，悉予登载。他如力行文学，稍有可采，备著姓名。非诩后贤多于往代，善善固不嫌长也。诸时髦现任，则虽有芳踪，尚撰论定，恐勉徇众好，转滋物议，概不为立传。顾凭一耳目以发数百里与百余年之幽光，亦惟尽公慎敷求而已。

一、志之选词异于经。经探理入奥，须包孕宏深，耐人玩味；志以征事，但取本末敷畅，然理之不易，犹是经也。旧编有敷叙诘曲者，兹概不沿袭。

一、是志略仿史、汉体例，为纲十有二，其目凡七十有二，冀提要分款，便后人考镜耳。合之适符一岁十有二月匝七十二候之数，匪迂为取象也。纲统目，目从纲，月具而四时成，候全而当期之日备。亮工者即此识王省之攸分，惠畴者于此凜天职之无旷，亦志全澧微意也。

续志原例

一、我朝圣圣相承，厚泽深仁，沦浃海甸，有如山之莫拟其高，水之莫测其深者。伏读列圣诏谕，无一非以保民如子、藏富于民为肫肫。今于卷首，备行恭录，不第摘举澧属者，欲澧属备知圣德汪洋，如天地之无不覆载也。

一、旧志成于乾隆庚午前牧何十樵先生。先生学优识裕，动中机宜，而《河渠》一志尤见深达治体。今续纂之篇多系因而增益之，不欲尽新机杼。盖事惟求一是，自用则私。故《志林》之名亦仍其旧，以示不忘渊源之义。

一、艺文各体前已经十樵先生采录者，一概因旧。间有缺头失尾、篇幅不全者，已非完璧，聊从割爱。至续增之文，非有关考证者弗录，故碑记为多，诗古亦然。目下时毫不乏雕龙吐凤之才，然备登则嫌其冗，拣择恐近于私；兹但于他乡过客，或仕宦斯土而人已物故者，摘而登之，其余概不登载。

今例

一、《志林》之切要，十樵先生之学识，《河渠记》之不可移易，续志已详言之。兹以《志林》为宗，续志为辅，合二志之尽善者，会而辑之。间有前此搜罗未尽者补之。其职官、选举、人物、艺文，俱核其实，援诸例而类次之：即续志所谓务求一是，不新机杼是也。汇编既成，亦适符十二纲、七十二目之数，所谓彰于前者传于后而已。

一、旧志于列女节孝、贞烈，俱以贫苦式微，难邀旌表为虑。近奉我皇上、皇太后特恩数举准，自三十以前守节至五十或年未五十而身故已及十年者，俱予旌表；未婚贞女与节妇同，令学官举报。大节必彰，片善必录，使草茅困厄咸得躬逢盛典。其教忠、教孝、教节、教义之意，充塞两间，则坤之德含万物而化光，诚异数也。故此次于贞节采择惟实登载，丐广。

诏 谕

(一)

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定鼎登极。诏曰：我国家受天眷佑，肇造东土。列祖迈图鸿绪，皇考弥廓前猷，遂举旧邦，诞膺新命。迨朕嗣服，虽在冲龄，缔念绍庭，永绥厥位。顷缘贼氛洊炽，极祸明朝，是用托重亲贤，救民涂炭；乃方驰金鼓，旋奏澄清，既解倒悬，非富天下，而王公列辟、文武群臣暨军民耆老合辞劝进，恳切再三，乃于今年十月初一日，祇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仍建有天下之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缅维峻命不易，创业尤艰，况当改革之初，更属变通之会。爰乃酌今准古，揆天时人事之宜，庶几吏习民安，彰祖功宗德之大，所有合行条例，胪列于左。

顺治十一年。奉诏：顺治六、七两年，直省地丁本折钱粮拖欠在民者，悉予豁免。

顺治十二年。谕曰：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末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缺焉未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尔部即传谕直省等臣训督士子，凡理学、道德、经济、典故诸书，务要研求淹贯，博古通今。明体则为真儒，达用则为良吏。果有此等实学，朕必不次简拔，重加任用。又念先贤之训，仕优则学，仍传谕内外大小各官，政事之暇，亦须留心学问，俾德业日修，识见益广，佐朕右文之治。特谕。

又奉诏：顺治八、九两年，直省地丁本折钱粮拖欠在民者，悉予豁免。

(二)

顺治十八年，圣祖仁皇帝登极。诏曰：惟我国家受天眷命，祖功宗德肇造丕基。我皇考大行皇帝盛德至仁，英资大度，缵承历数，统一寰区，恩泽洽于多方，政教臻于上理。方期

邦国永庆雍熙，不幸奄弃臣民，遽升龙驭。顾以大宝属于藐躬，朕茕茕在疚，本不忍闻，而诸王贝勒大臣文武官员人等，佥谓神器既已攸归，天位不宜久旷，坚请再三，朕是以俯徇輿志，勉抑哀衷，于是月初九日祇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仰惟上天眷佑之笃，祖宗付托之隆，凉德冲龄，重寄敬图，覩光扬烈，用绍无疆之休。其以明年为康熙元年，与天下更始，式衍旧恩，聿宏新化。所有合行事宜开列于后。

康熙元年。奉诏：直省顺治十五年以前，民欠各项银米药材绸绢布匹等项钱粮，概行蠲免。

康熙四年。奉诏：直省顺治十六、十七、十八等年各项民欠钱粮，具令蠲除。

康熙十年。奉诏蠲免康熙四、五、六年旧欠地丁等项钱粮。

康熙二十年。奉诏：康熙十七年以前民欠钱粮，该督抚查明，保题豁免。

康熙二十三年。奉诏：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省分，自用兵以来，供应繁苦，宜加恩恤。二十四年所运漕粮著免三分之一。自十三年起至二十二年拖欠漕项钱粮，著自康熙二十三年起，每年带征一年，以免小民一时并征之累。

康熙二十五年。奉谕：湖南、福建两省二十六年下半年、二十七年上半年地丁各项钱粮及二十五年未完钱粮，尽行蠲免。

康熙二十七年。奉谕：康熙十七年以前，民欠漕项银两米麦，具著蠲免。

康熙三十年。谕曰：朕抚驭区宇三十年以来，早夜图维，惟以爱育苍生，俾咸臻安阜为念。比岁各省额征钱粮，业已次第蠲豁；其岁运漕米，向来未经议免，朕时切轸怀。所有京、通各仓米谷撙节支给，数载于兹。今观历年储积之粟，恰足供用，应将起运漕粮，逐省蠲

免，以纾民力。除河南省明岁漕粮已领谕免征外，湖广、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山东应输漕米，著自康熙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免一年。

康熙三十六年。谕：钱法关系国计。有称湖广铸钱式样甚属不堪，又复轻小。此皆经管官员积弊相沿，希图侵蚀所致。著新任巡抚严加申饬，务令尽除积弊，实心铸造，合式精工，有裨国用。如仍前滥造，不行悛改，该部察参，从重治罪。

康熙三十八年。谕户部：朕君临天下，抚养兆人，无日不以休养生息为念；嘉与元元，共图丰乐，蠲租赐复，时切于怀。故从前于直隶各省，权其缓急先后，频沛恩施。今海宇升平，四方无事，欲普天率土，咸登阜饶。惟湖南地方素称鱼米之乡，比来虽年谷顺成，而民间犹未尽充裕。是用格外加恩，以绥黎庶，所有康熙三十九年湖南通省地丁杂税等项钱粮，著一概蠲免。尔部移文该督抚，令遍饬所属实心奉行，家喻户晓，务俾深山穷谷，均沾朝廷德惠，以副朕爱民如子至意。倘或借端征派，泽不下施，事觉，定行从重治罪。尔部即遵谕行。特谕。

康熙四十二年。谕巡抚赵申乔：湖南地方介在边远之境，闻向来官吏积习相仍，无艺私征，种种不一。计每岁科派，有较正供额赋增至数倍者；有司征收钱粮，加取火耗，又视别省为独重。百姓穷蹙不支，致多流离转徙。非将宿弊逐一剔除，无以砥砺官方，大苏民困。除从前已往诸事姑免察究外，尔到地方，严饬大小属员，痛改前非，洗心奉职，力减加耗，尽革私征，务使流移者复返乡间，守业者获安陇亩。庶副朕轸念远省民生至意。如仍有藐法不遵，重为民害者，即据实纠参，从重治罪，决不轻宥。特谕。

康熙四十二年。谕曰：湖南红苗自明朝以来，负固不服；今仍劫虏我民人、牲畜，生事多端。其附近奸民，亦抢夺人畜，及事发之后，委罪于红苗者有之。红苗人等，不可令在三省接壤之地，以为民害。著照招抚广东八排猺人之例，遣在京大臣前往，带荆州驻防满洲兵一千，并酌带广西、贵州、湖南三省兵，乘此冬月，直逼苗穴，勒令归诚，设立州县。庶几民生不致若此之扰害矣。

康熙四十四年。谕户部，朕宵旰勤民，庶思爱养，惟务减征宽赋，以期实惠黎元。闻有州县水旱不登，即诏所司亟议蠲赈。其直隶各省每岁应输额赋，有以次递蠲者，有频蠲数年者，有将带征积欠暂令停征者。凡以蠲除额赋，专为小民乐业遂生，一岁以内，足不践长吏之庭，耳不闻追呼之扰。庶几休养日久，驯致家给户足，而民咸得所也。曩年楚省钱粮虽累行豁免，今已经历数载，未经特蠲，应将该省额赋全免一年，以示朕加恩优渥之至意。湖北、湖南，康熙四十五年除漕粮漕项外，其余地丁银米一概免征，旧欠未完者并停输纳。尔部移文该督抚，令各饬属员张示遍谕，穷乡僻壤咸得周知。倘不肖官吏于额征之外，巧立名色，别有科派，私图肥己者，察出，定治重罪。尔部即遵谕行分特谕。

康熙四十五年。谕户部：朕子育黎元，日求所以休养利济之道，惟念蠲租减赋，实有裨益于民生。直隶各省钱粮次第全蠲一年者，业经数举。~~该是仍差逋负累积加增，旧税新征，势难兼办；纵使少宽民力，分年带输而督令续完，仍多据据。朕眷怀及此，深切轸恤，是用蠲逋已责，大沛恩膏，俾闾阎获免追呼，官吏亦不罹参罚。直隶、山东积欠钱粮，今年俱系蠲免。其山西、陕西、甘肃、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各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银二百一十二万二千七百两有奇、粮十万五千七百石有奇，按数通行豁免；或旧欠已完在官，而见年钱粮未完足者，亦准扣抵。谕旨到日，各该抚立行所属张示遍谕。如有不肖有司，以完作欠，蒙混销算及开除不清者，该督抚即时题参，严加治罪。尔部即遵谕行。特谕。~~

康熙五十年。谕户部：朕诞膺大统，抚养寰区，夙夜孜孜，不自暇逸。凡以为民也，勤图利济休养安全；即无水旱之虞，时布宽仁之政，蠲租除赋，务使遐方率土无不均沾；或值雨旸偶愆，出帑发粟，多方赈恤。其有益于吾民者，靡弗备举而急行之。朕勤恳周详之至意，前四十九年所颁谕旨，申晰甚明。原欲将五十年天下钱粮通行蠲免，以诸臣集议，恐需用兵饷拨解之际，兵民驿递益致烦苦，故自五十年为始，三年之内，全免一周。除将直隶、奉天等九直省，康熙五十年地丁钱粮一概蠲免及历年旧欠钱粮一并免征外，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各属除漕项外，五十一年应征地亩银共八百四十万四千两有奇、人丁银共一百二十万八千一百两有奇，著察明全免，并历年旧欠共五十四万一千三百两有奇，

亦俱著免征，其五十二年应蠲省分，至期候旨行。民间旧欠既经豁免，嗣后每年额征钱粮，务如数全完。倘完不及额，或有亏空，托称民欠，即令督抚以下官员偿补，仍从重治罪。该督抚须实心力行，期副朕惓惓爱民之意。如有指称事故，侵欺科派，事发之日，必严行究治。谕旨到日，遍示城郭乡村、深山穷谷，咸使知悉。尔部即遵谕行。特谕。

康熙五十六年。谕户部：朕驭寰宇五十余年，夜寐夙兴，为小民勤求生遂。凡率土远近，皆期共享乐利，聿成家给人足之休，未尝一日不廑诸怀也。数十年以来，各省正赋屡经全免，历年积欠亦已蠲征。偶有雨泽愆期，或发仓库散给，或截漕粮赈救，不惜数万万金钱米谷，频沛恩施。诚念穷檐之艰，虑其至于颠连失所耳。近者民力虽已稍纾，然念分年带征银两，若不格外优宽，则小民一岁所获，分纳二年之赋，以其羸余养赡室家，断难充足。朕每怀及此，轸恻良深，宜更加殊恩，通行豁免。今将直隶、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广、西安、甘肃等八处带征地丁、屯卫银二百三十九万八千三百八十两有奇，概免征收。其漕项虽例不准免，亦著破格施恩，将安徽、江苏所属带征漕项银四十九万五千一百九十余两，米、麦、豆一十四万六千六百一十余石内，免征各半。尔部即行文该督抚，严飭所属实心奉行，遍加晓谕，俾民间无征催之累，均沾实惠，用称朕抚恤群黎至意。倘有不肖有司，借端蒙混，私行征收者，该督抚严察参处，如该督抚失察，一并从重处分。尔部即遵谕行。特谕。

康熙六十一年。奉诏：各省民欠钱粮，著该部查明具奏，其年久应免者候旨豁免。

（三）

康熙六十一年，世宗宪皇帝登极。

诏曰：惟我国家受天绥佑，太祖、太宗肇造区夏，世祖章皇帝统一疆域。我皇考大行皇帝临御六十一年，德茂功高，文经武纬，海宇宁谧，历数悠长，不谓谢弃臣民，遽升龙驭，亲授神器属于藐躬。

朕，皇考大行皇帝德妃之子。昔皇二子弱龄建立，深为圣慈钟爱，寢处时依，恩勤倍笃，不幸中年神志昏愦，病类疯狂。皇考念宗社重任，付托惟艰，不得已再行废斥。待至十有余